

江戸川乱歩 青年偵探全集

红妖虫

【赤い妖虫】

05/20卷

江戸川乱歩
えどがわらんぽ
〇著

日本偵探推理小説之父

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

叶荣鼎
〇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05/20卷

江戸川乱歩 青年偵探全集

红妖虫

【赤い妖虫】

江戸川乱歩 えどがわらんぽ 著

叶荣鼎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户川乱步青年侦探全集. 05, 红妖虫 / (日) 江户川乱步著; 叶荣鼎译.
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87-5213-7

I. ①江… II. ①江… ②叶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80999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刘瑀婷

闫松莹

装帧设计 黄龙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江户川乱步青年侦探全集 05

红妖虫

【日】江户川乱步 著 叶荣鼎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mm×910mm 1/16 字数 / 138千字 印张 / 12.75

版次 /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/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0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コンテンツ

读 唇 | 001

冒 险 | 010

窥 视 | 014

标 记 | 017

发 现 | 022

跟 踪 | 027

怪 影 | 031

推 荐 | 036

上 当 | 041

陷 阱 | 047

对 话 | 051

劝 说 | 056

魔 杖 | 063

酣 睡 | 068

竹 林 | 074

偶 人 | 079

包 围 | 083

道 具 | 090

着 火 | 095

调 换 | 098

再 现 | 104

中 毒 | 109

麻 痹 | 114

魔 箱 | 120

恐 惧 | 124

发 现 | 128

落 空 | 133

获 救 | 138

预 告 | 144

消 失 | 148

魔 术 | 153

开 会 | 160

智 斗 | 165

母 女 | 173

兑 现 | 185

破 灭 | 190

读 唇

热带地区栖息着一种叫蝎子的毒虫，节肢动物，黄褐色，嘴部两侧有一对螯，胸部有四对脚，前腹部较粗，后腹部细长，尾巴上有锋利的毒针，模样狰狞可怕，与蜘蛛是一伙的。虽体形略小于龙虾，但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对手，它都会猛扑上去。

一旦发现猎物，它便伸出嘴部两侧剪刀形状的螯死死按住对方，随后把屁股上带节的尾巴呈弓状绕到前面，再把尾巴尖上的毒针径直刺入对方体内注射剧毒液体。

被蝎子注入毒液后，即便大人也会疼痛得狂跳、乱叫、歇斯底里，最后一命呜呼。

可怕的剧毒妖虫！

本故事的主人公心狠手辣，自称蝎子人，甚至把蝎子弓背

猛扑猎物的凶相做成标记，并引以为豪。

人们见了恐怖的蝎子标记，都会情不自禁地心惊肉跳。

到底是谁在使用这种令人魂飞魄散的标记？善良的人们无法知道歹徒的真面目。

只能想象，歹徒的外形像蝎子那样丑陋，心像蝎子那样狠毒，却不知道他是谁。其实，歹徒的狠毒远远超过真正的蝎子。

新闻媒体给本案冠上“妖虫事件”标题，称凶徒是可怕的妖虫，恰如其分。

那么，妖虫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在叙述本案前，按照顺序还得先从嗜好冒险的青年学生相川守说起。

相川守是大实业家相川操一的长子，正在一所高中读二年级。他天生好奇，其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，尤爱冒险。“侦探先生”便是同学们给他起的雅号。姐姐相川珠子还常常给他冠以“大侦探福尔摩斯”的称号打趣他。

一天晚上，相川守和相川珠子以及家庭教师殿村京子，去银座大街背后一家小有名气的“黑马车餐馆”用餐。三个人围在一张餐桌周围共进晚餐。

相川珠子是大学一年级学生，姿容端丽，人见人爱，谁见了都会停住脚步看她一眼。当天她穿的粉红色的礼服特别合身。

殿村京子则衣着朴素，年龄四十出头，宽额头，稀眉毛，低鼻梁，大嘴巴。像这样的长相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都属于

丑的一类。可也许因为身怀学问的缘故，他总给人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气质。

“嘻嘻，老师，您这样心神专注，在观赏什么呀？”相川珠子忽然察觉到殿村京子神情异样，不解地问道。

这时，三个人已经用完餐，咖啡也已经由服务员端上，而且放在桌上很长时间了。殿村京子似乎根本没有喝咖啡的欲望，两眼直愣愣地注视着对面角落。不知何故，脸上的表情显得格外紧张。

角落里的餐桌两侧，坐着两个中年绅士。坐在右侧座位上的中年绅士，鼻梁上架着大型蓝眼镜，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。男子的坐姿，凑巧是脸的左侧朝着他们三个人。

脸庞的模样，看得非常清楚。尽管两侧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餐桌，但他们三个人的视线够不着那里。

“老师，您认识他吗？”相川守不可思议地问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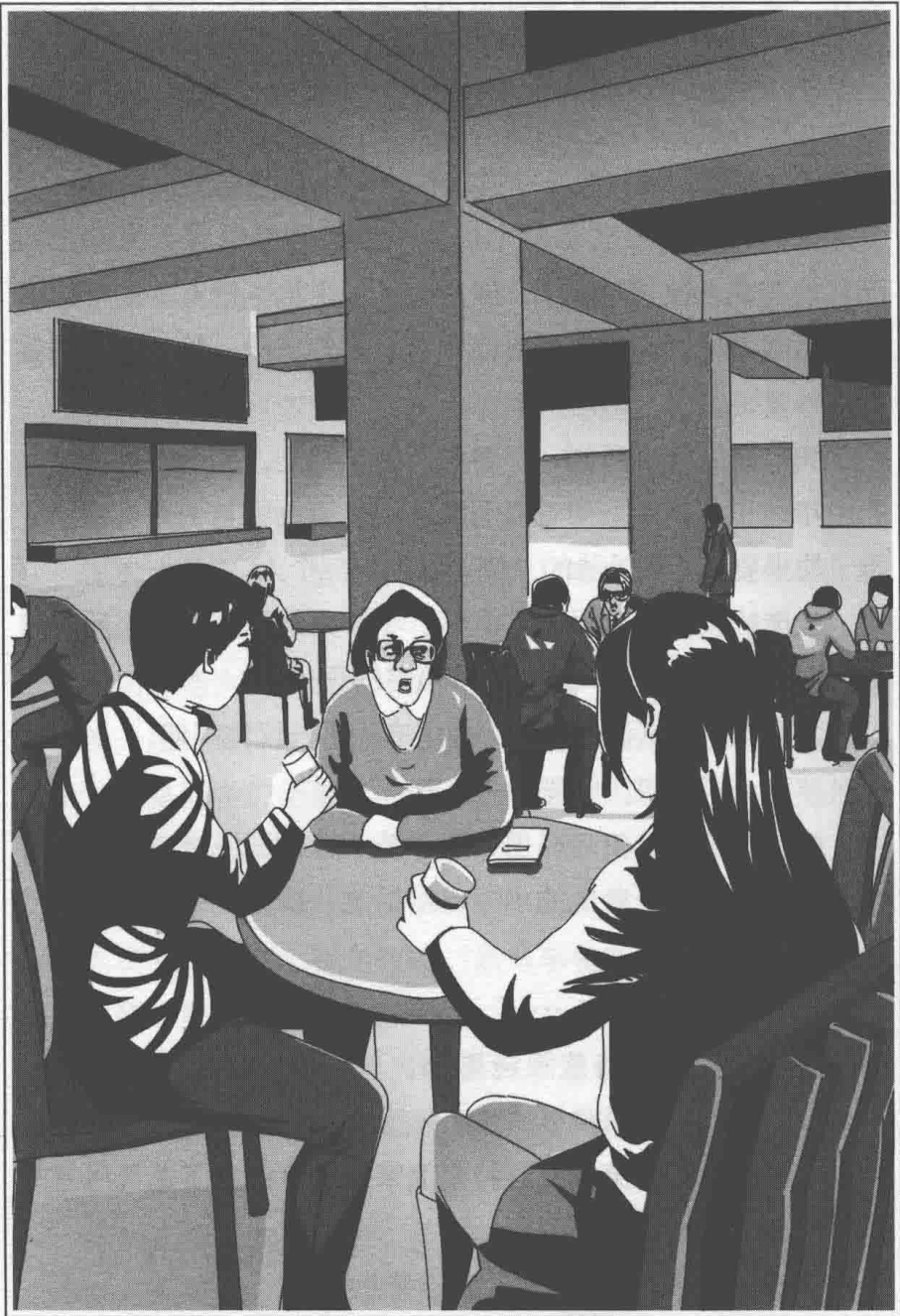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，不认识。你现在别吱声！”

殿村京子继续望着那里，用手势示意他别说话，还急忙打开皮包取出一支金黄色的小型自动铅笔，在桌上的菜单背面沙沙地写着什么。

“明天晚上十二点……”

殿村京子紧盯着蓝眼镜男子，不停地转动食指、拇指和中指握着的铅笔，眼睛根本不朝纸上看一眼。故而，字潦草得简直难以辨认。姐弟俩反复打量揣摩，总算认出了龙飞凤舞的字迹。

“您在写什么呀？这表达什么意思？”



相川守问。殿村京子猛地把左手的手指指着嘴，用眼神示意他别出声，随即又把视线移向蓝眼镜男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铅笔又沙沙沙地写了另外几个字：“谷中天王寺街……”

接着继续写道：“墓地北侧……”

“砖砌围墙里的那幢空房子。”

她在菜单背面写完这几行奇怪的文字后，便不再写了。殿村京子尽管不再转动铅笔写字，可目光还是停留在对面两个中年绅士的脸上，足有五分钟左右。少顷，那两个人上账台结完账，离开餐厅走了。

“怎么啦，老师？”

相川守见殿村京子的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感到惊诧，急忙问道。

“奇怪呀！这可能是小说里的情节？”殿村京子声音嘶哑。

“什么？什么？小说里什么情节？”相川守更像摸不着头脑的丈二和尚，急切地问道。

“太可怕了！他们是交谈怎么杀人。用匕首割成一寸和五分的……”

殿村京子说完，禁不住浑身直打哆嗦。

“老师，您是不是幻觉？他们在这种场所说杀人？我看不太可能。”

说这番话的是相川珠子，可一说完，她自己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。

“不，他们说话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嗡嗡叫，别人不可能听懂。刚才，蓝眼镜家伙和另一个家伙是趁服务员不在旁边时轻轻说那番话的。那情景，难道你俩没看见？”

被老师这么一说，姐弟俩回忆了一下，当时的情景还真是那回事。两个绅士一直在避开别人视线，把脸凑在一起轻声轻气地说话。其他餐桌上的客人离他们较远，并且都在大声说话。

在这种环境下，他俩即便不是窃窃私语也不必担心谈话内容被别人听见。尽管如此，他们的说话声还是轻得像蚊子的叫声，可见不是一般内容。

“那，你是说他俩在商量怎么杀人？”相川守的眼睛里闪出吃惊的目光。

“是的，是在商量那样的事情，我全听见了。”

“老师，您说您听见了？他俩距离我们那么远，声音又那么轻，周围环境又那么喧闹，真能听见吗？即便老师长着顺风耳，那也多半是开玩笑……”

老师今天的思维怎么啦？也许是错觉？不过，听说精神错乱的时候，别人听不见的，精神错乱者却能听见。老师今天多半是这么回事。

相川守和相川珠子提心吊胆地望着老师。

殿村京子指着菜单说：

“这上面写的话，就是蓝眼镜男子说的。虽说他前面说的话我没来得及写，可内容更恐怖。

“一开始，蓝眼镜男子说：‘是干掉对方的时候了！’他

当时说话的表情，简直像凶神恶煞。我恍然大悟，开始注意起他们来。

“接着，他好像是回答对面那家伙，说：‘不用毒药，用匕首。’稍稍过了一会儿，他弯曲着嘴巴恶狠狠地说：‘用匕首割成一块块的。’”

“老师，您说只有您听见了他俩的对话，而站在他们附近的服务员没听见，是吗？”相川珠子不可思议地问。

“是的，是那么回事。只有我听见了，而且看见了他说话的表情。即便有时候不是听得很清楚，但是可以根据他俩说话时蠕动的嘴形辨别出什么意思。我曾经学过‘读唇法’。”

“您是说‘读唇法’？”姐弟俩不约而同地大声喊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别大声嚷嚷，听我说！许多年前，我曾经帮助过一位患有先天性聋哑的女孩子，陪她去聋哑学校上学。就是那时候，我掌握了‘读唇法’。否则，我就是想帮助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哇。”

殿村京子解释完毕，相川守点了点头。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们不知道有这种根据说话人的唇动读解意思的方法，感到惊讶不已。照这么说，蓝眼镜家伙是先说‘用匕首割’，再说出您写在菜单背后的作案日期和作案地点的吧？”

“是的，你说得完全正确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作案时间是明天晚上十二点，作案地点是谷中天王寺街墓地北侧砖砌围墙里的那幢空房子……”

相川守念完菜单上的文字，表情认真起来，深信老师掌握了读唇法的本领。

“啊，太可怕了！那里大概有人要遭到杀害。歹徒是用匕首行凶，而且还用匕首……”

相川珠子说到这里脸色骤变。

“因此，我想起了小说里也有过他们说的那种情节。在这种场所，他们竟然商量那么可怕的事情。”

“我也是大致推测他们在商量那样的事情。如果是交谈小说里的情节，既精彩有趣，又能解说，有众多顾客的餐馆是密谈最安全的场所。如果他俩意识到这一点，故意把这里选择为商量杀人的场所，无疑，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团伙。”

相川守越说情绪越激动，那模样真的有点儿像“侦探先生”了。

只听他哼了一声又说道：“这两个人如果真是在商量怎么杀人，您应该再早一点儿说，好让我露一手，尾随跟踪他们，可是……”

他这番话里充满了遗憾。

相川守喊来服务员问道：“小姐，我有话问你，刚才坐在对面座位上的两个客人，其中有一个戴蓝眼镜的，他们常来这里用餐吗？”

“不，没见过他俩，今晚好像是第一次光顾我们餐馆。”

“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，他们是做什么买卖的，还有他俩的姓名，你也一点儿都不清楚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服务员这么一说，相川守感到失望。

服务员离开后，相川珠子忐忑不安起来。

“哦，老师，我们可以把这情况报告警方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，歹徒目前还只停留在嘴上，像这样的内容就是报案，警方也不会当一回事。再说，我们随意走漏歹徒商量的机密，会不会招惹是非？要是卷入那种是非堆，麻烦可就大啦！”殿村京子小心翼翼地告诫他俩。

“这倒也是，像这种情况不属于报案范围。”

相川守有其他想法，极力反对报告警方。

三个人各自抱着不同想法，结完账后离开了黑马车餐馆。

冒 险

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左右。

上野公园里冷冷清清的，一个游客也没有。公园里的一条小路上，行走着一个叫相川守的青年。

如果家人知道他这么晚去公园，肯定会阻止他。于是，他大白天就悄悄溜出家门去同学家消磨时间，直到晚上才离开，独自一人坐上大巴士来到上野公园站下车。

他沿着公园里这条昏暗的路一边走一边反复思考，总觉得不像小说里的情节。蓝眼镜家伙说“明天晚上十二点”，可小说里叙述时间，不会直截了当地使用“明天”这个词来表述，而是使用“第二天”这样的单词。

还有，蓝眼镜家伙把作案地点、路名和方位说得很详细。而小说里叙述时，一般不会把路名和方位说得这么具体的。

去实地核实一下就可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假如蓝眼镜家伙说的地方，真有那种砖砌围墙里的空房子，那就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了。砖砌围墙里的空房子，现实生活里不多见。如果把这种真实情况写进小说，让人不得不觉得奇怪。

不管怎么说，问题是，那里到底有没有那样的空房子。

相川守今天晚上故意身着黑色装束来到公园，他觉得这样的装束易于晚上侦查，尤其是到墓地那种黑乎乎的地方，再说这样的打扮，像真正的刑事侦查警官或者说像名副其实的侦探。

谷中天王寺街一带，虽大部分是墓地，可它的周围也确实有零星住宅。那里还有小烟酒店。此刻，那些零星住宅的窗户里正亮着灯。

他停住脚打听：“请问，这一带有没有砖砌围墙里空着的房子？”

“嗯，有的。穿过这墓地就能看到一幢孤独的建筑。从这里再笔直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了。不过，那一带很暗，要小心！”

老妇人答道。

果然有空着的房子！

相川守一直是半信半疑，现在终于不得不相信了，那是事实。此刻，他猛然感到胸闷起来。

“那幢房子肯定长时间没人居住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直没人居住。在我们搬来这里之前，那周围就已经杂草丛生，房子空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也说不上